

谢绪岷著

芦花诗稿

湛叔存
谢真元 校注



謝緒岷著

芳華詩稿

謝毅本
謝真元
校註

中華民國八十一年（一九九二）三月出版

芑舟詩稿

定價：每本新台幣一八〇元整

著作者：謝緒岷

校註：譚敦本・謝真元

版權所有

出版者：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

發行人：李福臻

不許翻印

登記證：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二一一六號

地址：台北市陽明山華岡路五十五號

電話：八六一一八六一

傳真：八六一七一六四

郵撥：〇一〇一四二五——二帳戶

門市部：華岡書城

地址：台北市漢口街一段三十一號二樓

電話：三八一二八一

傳真：三三一六五九九

印刷者：友信印刷公司

ISBN : 957-9538-71-9

前言

芑舟——謝緒岷，是十九世紀中後期在文壇頗有名氣的詩人，其詩集曾一度廣為人所傳抄，及至清末民初，不少青年學子還憑芑舟的詩與人唱和，正如四川省三台縣誌所載：「芑舟」所著詩文卷帙頗富，詩尤瀟灑閒逸，別具風度。有西歸草四卷，夢蝶山房十卷。」可是，由於歷史的原因，其詩稿幾乎散佚殆盡。去年春，表兄譚敦本先生從台北市托人帶回這部《芑舟詩稿》手抄本，真是失而復得，何其可幸，何其可寶！這部詩集，儘管只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滄海中一滴小水珠，但仍能折射出特定時期文人學士的某些心態，或許會對清末民初文化的研究有所裨益。譚敦本先生和我，均為芑舟的親屬晚輩，整理出版此詩集，亦是我們義不容辭的責任。

壹

清道光廿五年（公元一八四五），詩人謝緒岷出生在四川省三台縣星日鄉巍頂山麓一所老宅子裡。

芟舟的高祖謝生財，字濬甫，廣東平遠人，成年後入蜀尋父來到梓州（今四川三台縣），遂在此安家（見《三台縣志》）。據《謝氏族譜》所載，三台謝氏係陳留郡陽夏（今河南太康）謝氏遺脈，謝安、謝石、謝玄、謝靈運等皆係其遠祖。對此說雖不必認真，但芟舟是在這家史的薰陶下成長并帶有一種自豪感的。也許是遠祖詩人們播下的一粒蓮子，爆開了這朵荷芟？當然，更直接的原因，是家教環境的薰陶濡染。無論如何，芟舟出身於一個書香門弟，這是確定無疑的。據《三台縣志》載：謝生財「居魏鼎山，生平事親孝，課子嚴，好善樂施，不求聞達，嗜韓昌黎文，年屆八十有七，猶吟誦不輟，子孫科第繼起，人稱積善之報。」其子謝用儀，係芟舟曾祖，為清嘉慶六年舉人；芟舟叔曾祖謝用价，字小蘭，曾任潼川府訓導，什邡縣教諭，善書法，好讀書，曾修書院培植人才，「歸田後於客廳後院建書房三間、茅亭一座，額曰：『醉墨亭』，對亭鑿一池養魚，又鑿一渠圍繞亭池，取流觴曲水之意，種竹蒔花，留賓共賞，以怡性靈。」（見《三台縣志》）可見其情趣，屬文人雅士藝術型的生活。又據縣誌所載：「魏鼎山，上有石砦古廟，山頂圓峻，氣脈雄秀，山麓為謝氏後裔所居，二百餘年，子孫繁衍，科名鼎盛，其福澤綿延，亦藉有山嶽靈秀之力。」繼清嘉慶六年謝用儀中舉人後，一八五一——一八九九，其間四十八年，

芟舟堂兄弟謝緒熙、謝緒綱、謝緒連、謝緒璠相繼中舉；光緒二十五年（一八九九年），謝緒璠又中進士，拜翰林院編修。此外，《芟舟詩稿》中所提到的竹生五弟謝緒茂，也以山水畫著稱，且精於音律，尤善彈奏琵琶。芟舟堂弟謝貞南的昆曲、棋藝，在當時都是風雅極致的。

芟舟之母李氏，係四川遂寧名門張船山的外孫女。據我祖父講，芟舟自幼得其母教導，家學淵源，其來有自。有清一代，張鵬翮與張問陶祖孫二人，為遂寧著名人物。張鵬翮，康熙九年己酉科進士，由庶吉士改刑部主事，歷陞本部郎中，官至文華殿大學士，加太子少傅，諡文端，清史有傳。張氏亦注重後代的文化教養，在遂寧有御書樓數間，芟舟詩《壬午秋九月舟過遂寧作》云：「熙朝偉績河渠志，天使雲歸海國舟。終竟乾嘉文采盛，池南老屋御書樓。」即是懷念他母家高祖、曾祖的詩。張鵬翮不僅以事功顯，亦善工詩，遂寧八景，皆有題詠。八景之一《靈泉聖境》題句云：「中州名勝古今傳，清淨無塵一洞天；靈山信有煙霞住，聖境能消俗累牽。鸞巢綠樹喧流水，風動飛花落舞筵；多少詞人題不盡，高峰更有醒心泉。」其孫張問陶，字仲冶，號船山，幼有異稟，工詩，有青蓮再世之目，其存詩自十五歲始。書法、詩畫均有成就。其詩生氣湧出，沉鬱空靈，極有個性。

如《北道懷船山》云：「我本山中人，說山不離口。昏然來北道，兀兀只飲酒。車如破籠馬如狗，偶遇青山必回首。中原地大天無邊，覓山不得愁可憐。強從黑夜窺高樹，堂密叢殘雜煙霧，彷彿船山山下住。」對家鄉山川的熱愛懷想，深厚如此。有《船山詩草》傳世。其夫人頗有才學，亦能詩，有詩句云：「修到人間才子婦，不辭清瘦似梅花。」芟舟的舅父李志學，少有才名，清道光壬辰舉於鄉，大挑一等官，為甘肅靖遠、羅平、安平等縣知縣。亦工詩文，著有《養猿堂集》，而落花秋柳詩尤為擅名一時，（見《三台縣誌》），芟舟曾與之在甘肅隨幕。

關於芟舟的祖、父輩情況，由於史料匱乏，皆不詳。但可推測，張船山外孫女必不至嫁給一平庸之輩，起碼雙方的家世、教養、門第等是大致相當的。

芟舟就生活在這樣一個文學藝術修養極濃的家庭環境中，在巍鼎山麓、醉墨亭邊度過了二十三個春秋，接受了系統的傳統文化教育。雄俊秀麗的家鄉風光陶冶了他的審美情趣，詩書之家的耳濡目染，使其志趣得到潛移默化。《芟舟詩稿》所存詩，自芟舟十歲始，可知芟舟之聰慧，少有詩才。其母李氏頗賢淑多才，「每當兒有病，常使母添愁」，「湯藥常親煮，神靈每暗求。大哉聖人訓，唯其疾之憂」。在十歲芟舟的詩中，一位慈母的形

象躍然紙上，栩栩如生。據《三台縣誌》載，「芟舟年十四，補博士弟子員」，小荷已露尖尖角，其早慧尚屬可信。

貳

芟舟在巍鼎山麓度過了二十三個春秋，於同治七年（一八六八）四月二十四日自家赴潼（三台縣城），又於二十八日偕曉兄入京都。由於資料匱缺，曉兄其人難以確考，推測很可能是芟舟的堂兄謝緒熙。據三台縣誌所載，謝緒熙為清咸豐二年（一八五二）舉人，後任刑部主事，芟舟有可能在緒熙赴京任職期間隨同前往，一是闖蕩前程，二是遊歷。

「偕曉兄入都」是芟舟生活的轉折點，也是詩歌創作的豐收時期。一位青年學子，從狹小閉塞的星日鄉走出來，開始了北上京都的壯遊，一旦衝出三峽的一線天，視野大為開闊，天地為之一新，壯志添遊興，山河助遠想，他積蓄已久的詩情如開閘的江水，汨汨湧出，所到之處無不留下吟詠，使後人能憑著他的詩歌，追其足跡，懷想其風采，聆聽其心聲。芟舟離家遠遊，對前途充滿希望，心情興奮而激動。「東去大江五千里，我來人世廿三年。」，《偕曉兄入都》開首一句便氣勢豪邁，出語不凡，一位胸懷壯志，對未來滿懷

憧憬的青年書生，昂首船頭，放眼滔滔涪江水，開始了一生的行程。「行蹤未卜姑由運，窮達難諳且聽天。」表面看來，對命運、窮達，似乎滿不在乎；實則是充滿自信和希望。一個初出茅廬，涉世未深的學子，原本就該具有初生牛犢的氣慨，更何況像芰舟這樣一位十歲能詩文，十四歲補博士弟子員的神童呢？因此，自潼赴京旅途中的詩，大體上是這種思想情緒的揮灑。如《竹枝詞》，抒發舟過白帝城的感觸，大概唐代詩人劉禹錫貶為夔州刺史時所作《竹枝詞》觸發了芰舟的情思，杜甫在夔州所作《登高》七律亦引發了他的感慨，盡管詩中有「啼鳥哀猿已愁絕」之句，但從通篇看來，年輕人「為作新詞強說愁」的成份似乎更多一些。《鬢灑曲》《江上遇大風雨》，均是船過三峽的感受，及沿途風物的記錄。此後，詩人抵宜昌，登岸瞻仰碑亭中唐宋書法家歐陽詢和黃庭堅的手跡，拜謁宋玉宅，發思古之幽情。到武昌登臨黃鶴樓，縱目遠眺，憑弔古今。過黃州，遊蘇軾赤壁，感念人生的短暫無常。其間，《即景》《步前韻》《江上晚景》等即景抒情之作，亦饒有情致，詩人對祖國壯麗河山的熱愛之情溢於字裡行間。此外，對父母家鄉的思念之情亦油然而生，如《無題》：「篷底相看莫話愁，少年身世任沉浮。五千餘路已三月，須念高堂心更憂。」又如《步前韻》中「窮途今雨散，末路客身孤」等句，一種遠離家鄉，對前途窮

達與否把握不定的擔憂之感，似乎在與日俱增。船抵九江，感念唐代白居易貶江州司馬所作《琵琶行》；遙望廬山，蘇軾《題西林壁》的名句「不識廬山真面目，只緣身在此山中」，不由得湧上心頭；目睹江水，又聯想到桓伊及其肥水之戰，要知與桓伊一起大破前秦苻堅於肥水的謝玄，正是芑舟的先祖。芑舟寫桓伊，豈能不懷贊揚祖先偉業的自豪感。舟順長江東下，經南京、鎮江、揚州，捨船登陸，取道河北定州而抵北京。到達京都，大約已是離家第二年的春天。其間，不少詩描繪了陸路旅程的艱辛，如《淮陰道中·致竹生五弟》：「一笑都驚面貌非，塵沙如雨撲車帷。窮途各有客兒感；異地兼無遊子衣。」車馬顛簸，風塵僕僕的旅人形象極其真實、傳神。

芑舟到京城後，最初很可能是作家庭教師，他此時的居宅自稱為「綠陰書屋」，這時期存詩約四十首。初到京城，芑舟的心境是頗為閑適恬靜的。如《春日偶題》「東風吹綠上苔痕，曲巷深深靜掩門」；《曉窗即景》中寫蕭蕭春雨，碧綠紗窗，肥碩芭蕉；《偶得》中，花落春深，小庭寂寂，桃花春水，鷺立魚戲，都是此種心境的寫照。在詩人筆下，一切皆春意盎然，充滿生機。春雨春風，花開花謝，苔蘚野草，寂屋夕陽，詩人皆能涉筆成趣，使之富有生命，形成優美的意境。可見此時芑舟的心境是愉悅而開朗的。經過近一

年的旅途奔波，終於到達京城，從此，詩人可以開辟大展鴻志的途徑；而時令又正值陽春，青春年少，才氣橫溢，萬事萬物在詩人眼中怎能不充溢著詩情畫意呢？

不久，芟舟到薊州順天府入幕。憑芟舟的學識才幹，是可以從幕僚踏上仕宦之途的，但他的興趣似乎全不在此。從詩中所述，他是以宴飲游樂，吟詩作賦為其主要生活內容。他在京城很快便結識了一班朋友，均屬文學詩書之輩。他們常常聚會，同邀遊覽，作詩唱和。「曉幕縱香試琴響，午窗破夢聞履聲。冶遊趁此好天氣，明日更約西郊行。」（見《雨後即日答張子勉》）他與友人前往陶然亭，因水被阻在郊外寺廟暫住，一棵老槐引起詩人極大的興趣，詩中老槐的形象栩栩如生：「首尾何盤纏，伸臂汨筋露。鉤爪若格攫，誰敢攫其怒。」老樹的形態神韻猶如一幅油畫展在我們眼前，足見詩人的工力。有時詩人獨遊勝景，陶醉其間；有時與同人偕往，終日在郊外流連。「味熟東鄰酒，音流北郭鶯。載將香醞釀，聽到韻分明。」「入林攜榼遠，倚樹就壺傾。」「瓶挈雙綵繫，簪催百囀鳴。」「翱翔依上苑，簪笏和鸞笙。」詩人在郊外林中飲酒聽黃鶯囀鳴，躺在如茵的草地上，仰視藍天白雲。意興飛揚時，取下頭上簪笏敲打節拍，給黃鶯的鳴唱助興。一位熱愛大自然，與自然融為一體的詩人形象，是那樣浪漫、高潔、富有的人生情趣。（見《載酒聽鶯》）

」。

然而這種詩酒唱和、悠然自得的生活為時極短。不久，芟舟的上司劉雲泉太守調離順天府，「瑤台仙品艷皇都，小聚春明足讌娛」的生活，便宣告結束。兩首《綠陰書屋即事》，已顯露其端倪。「斗室日危坐，門巷稀逢迎。」足見當時生活的寂寞。但詩人的情懷卻是高雅的，他并未因此而頹喪，反而感到「尚嫌市纏近，猶聞車馬聲」。他企慕陶淵明淡泊忘世的高風亮節，追求超塵脫俗的境界，「几榻自明淨，琴書任縱橫。誦讀亦隨意，但取適我情。」「既鮮耳目遇，頗喜心神清。有時不自覺，曲肱臥前楹。」甚至由此而怠慢了客人，詩人亦不覺遺憾，「似怪太疏懶，欲謝無可名。為責形跡重，幾使交誼輕。」就其原因，大約是與新上司不甚相得，或對以往詩朋酒友中一些人，不願再相往來。詩人躲進斗室，過著屬於他自己的生活：「湫隘自矜平仲宅，臥遊如坐米家船。」真是「山不在高，有仙則名；水不在深，有龍則靈。」小小陋室中，詩人詩思飛越三山五岳，大江南北；詩書琴畫盈桌，高朋好友滿坐；這裡藏著一個神祕的宇宙。在《除夕招同楊君文溪》四章詩中，表露出詩人矛盾苦悶的心情，「年華辭客去，一去如水流。」「疏懶籌身易，才華奪命難。祇愁居不易，莫謾話長安。」感慨到京城後虛度年華，一事無成，人世坎坷

，初有體會。在《庚午年潤十月晦》中，進一層表露了同樣的情緒：「百年歲月等閒過，壯不如人可奈何。長路迴車堪痛哭，高台擊筑易悲歌。」「薪桂米珠居不易，樽前促坐話長安。」這位到京城才一年餘的初涉人世的青年，離家時對前程的達觀開始幻滅，終於體驗到了人世的艱辛。然而他又不願汲汲以求，奔走鑽營，混跡仕途。他在詩中直言：「文字疑酒債，儒官恐誤身。」「我輩宜高閣，除詩百不能。」「消瘦龐眉客，生涯行腳僧。」他開始較清醒地看到了自己的人生道路——不是為官為宦，而是全身心地投入詩歌創作，投身於文學藝術。因此詩人高唱出「會當誓江水，一棹返夷陵。」這是他思想的轉折點，是他對人生道路的慎重選擇。從此，詩人準備離開居住了兩年多的京城，由北而下西南，繼續他「行腳僧」的生涯，去浪跡天下。

參

一個作家的創作道路，總是受著他本人的經濟地位、生活經歷以及由此形成的世界觀的影響，這一點在芟舟身上也得到印證。

芟舟離京而西行，大約是在一八七二年，當年他二十七歲。在離京前夕他作了一首《

餞別口號》，算是對自己三年京城生活的總結：「三年腹削盡膏脂，滿載榮歸餞別時。我勸鬱林晉片石，道旁鐫豎去思碑。」鬱林石又稱廉石。相傳漢末吳郡陸績為鬱林太守，罷歸無裝，舟輕難以渡海，因於岸上取巨石鎮之，人稱其廉。至吳，棄之於婁門之野。詩人用此典故表明自己在京三年的官場品格，也希望同僚能成為像陸績這樣的好官。芟舟離開京城時可能確是兩袖清風，其詩所述從京城到陝西的坎坷行程，亦可印證。

詩人離京西下，經河北、山西、河南抵達陝西。《壬申秋日鄴城道中作》、《魏武》、《渡桑乾》、《次化平野宿土穴中》、《偶感》、《乾州旅次》等詩，均是坎坷行程的真實記錄。請看《渡桑乾》：「風雪浩如此，長歌行路難。石城俛土暖，沙磧踏冰寒。地狹渾河急，天圍朔漠寬。歸心憶日夜，征馬渡桑乾。」為何非要在這天寒地凍的時令離京，原因已不得而知。詩人隻身匹馬，在冰封雪飄的晉北趕路西行，其行程途中艱辛苦寒不難設想，而此時的心緒又已和偕曉兄入都時迥然不同了。《次化平野宿土穴中》，亦生動逼真地錄下了他在山西黃土高原窖洞中借宿的情景：「黃土瓦盆厚，黑煤窖洞深。古蒿沒行徑，晴晝亦陰森。」黃土製的粗笨瓦盆，土法挖掘的煤窖，滿地艾蒿荒草，長年不見陽光光的窖洞，好一幅真實的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山西農民生活的風俗畫。詩人對下層人民的生

活有了一些體驗，並流露出對他們的同情，這在當時是難能可貴的。芟舟在山西曾小住數月，在寧武縣時恰逢中秋佳節，是日晚登該縣西南的管涔山，留詩兩首，即《天池客次中秋望月述感》。詩中景物描寫極為壯闊：「銀漢槎橫淨碧波，江風吹浪疊雲羅。中天月色故鄉好，大地秋光何處多。」「秋高碧落氣澄清，皓魄當空分外明。萬里河山金澆影，九天風露玉簫聲。」只有博大的胸襟才能發出如此豪邁的吟詠，面對壯美自然的景觀，詩人早已將個人得失榮辱置於腦後，全身心地領略這神奇瑰麗的月色湖光。之後，詩人的行蹤又到了陝西長安。這座著名文化古城深深吸引著詩人，他各處遊覽，詩興勃發，抒發感慨，臧否古人，寫下了《西安秋夜雜感》、《茂陵》、《漢武帝延涼室》、《司馬村訪杜牧之墓》、《紫陌山謁留侯廟》等詩。「海上求仙已杳茫，秋風有客笑劉郎。」「頻年天上求神仙，人間大笑秋風客。」對漢武帝劉徹的嘲諷何其直露辛辣。「邊城萬里寄書過，秋入沙場風雨多。莫向陰山控弦響，恐驚早雁渡金河。」（《茂陵》）此詩無疑受到杜牧《早雁》一詩的啟示和影響，詩人有感於漢唐時的邊地戰爭，抒發了對戍邊士卒和邊地人民的關切同情，以及國泰民安的願望。該詩通篇用比喻象徵手法，風格婉曲細膩，清麗含蓄。《紫陌山謁留侯廟》中，詩人對張良的贊美崇敬之情溢於字裡行間，其中「父老何人呼

孺子，英雄退步即神仙」兩句，極富哲理意味，給人啟迪，發人深思。

在西安附近短暫的遊覽後，詩人又繼續西行，經陝西隴糜（今千陽縣），目睹殘破的戍樓，無邊的落木，荒郊的寒鴉，暮天的雁陣；冒著深秋的寒風，抵達甘肅。芑舟的舅父李志學其時為甘肅靖遠、羅平、安平等縣知縣，芑舟漫遊到此看望舅父，並充當幕僚以為生計。甘肅是中國古文化發祥地之一，芑舟豈能放過這遊覽的大好時機？通過詩歌跟蹤他的腳跡，首先，他來到天水，懷古有感，寫下《隗囂避宮》，對東漢隗囂的反復無常、稱帝野心給予嘲笑。詩人經寧遠、蘭州、涼州到武威，寫下了《金微曲》，追憶宋代的邊戰。又西去嘉峪關寫《塞上曲》六首；遊覽莫高窟寫《千佛巖》一首；再向西經安西到猩猩峽，寫下了《安西曲》、《陣前即日》、《防秋》、《朔方》、《塞下曲》、《彭原道中》、《猩猩峽》等詩。這一組詩寫得極有特色，真實地再現了西北大漠的情景。如《彭原道中》：「古道沙塵沒，荒草行客愁；稚驢靈似犬，老馬蠢於牛。」寫安西的景色：「過蹟漸高人不覺，河流一線接天低。」將自己切身的感受寫得十分傳神。在《猩猩峽》一詩中，對邊地秋景的描繪也相當生動。猩猩峽，現名星星峽，在甘肅和新疆的交界處，大漠茫茫，翰海無邊，在春風難渡的異邦他鄉，詩人抱病獨臥：「石峽積秋氣，晦冥岩壑陰。」

側身千澗曲，臥病萬山深。「千澗、萬山，既襯托出詩人的膽識，又襯托其孤寂的情懷。「征雁觸鄉思，啼鳥驚客心。」千山萬壑茫茫天地間，一位浪跡天涯的遊子抱病坐臥其中，眼望南飛的大雁，怎能不觸動鄉愁呢？「隴頭霜信早，珍重薄寒侵。」自身陷入困境，仍不忘叮嚀遠方的舍弟保重身體，其對人的關切之情是何等深厚篤實，從中亦可見出芟舟的人品。此外，這組詩還大量表現了邊地的風土人情和對戍邊將士的同情，深受唐代岑參邊塞詩的影響。

不久，李志學去安徽入曾國藩幕，芟舟亦隨行。清光緒四年（一八七六）春，到達漢中白河（清代屬興安府），拜訪本家舊上司謝寶林太守，芟舟被留下入幕，歷時近三年，深得太守賞識。這期間詩歌多是與太守唱和之作。《賀燕并序》是一首代表作，詩前的序娓娓動人，由春燕營巢，聯想到自己的身世。後面四首七絕，名為賀燕得新巢，實為自己在太守處有所依傍的自慰之辭。如其三：「堂前巷口語依依，飄泊天涯暫息機。還是舊家棲托穩，莫將門戶傍人飛。」全詩使用雙關語，既寫出與太守的一見如故，又蘊含著自己游歷生活的悲苦之情，一個「暫」字，準確地表明詩人的冷靜清醒，縱然是本家舊上司，詩人亦不願長久寄人籬下為幕僚。因此儘管與太守甚相得，互視知己，仍然歸思日增。如